

艺术 漫步

往事随风

上海文艺戏剧“74 级”现象中的民盟“声”“影”

“74 级”不仅是上海的文化现象，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

日前，解放日报第 81 届文化讲坛聚焦上海文艺戏剧“74 级”现象，11 位上海文艺界代表人物用访谈、表演等形式，深情回顾上海艺坛半个世纪以来的传承与创新，为观众奉上了一场充满温情与激情的文化盛宴。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多位盟员艺术家。

1974 年，上海沪剧、越剧、淮剧、歌（舞）剧、儿艺、评弹、木偶等文艺院团纷纷开办学馆，吸纳了一批青年人才。在此后 50 年间，“74 级”紧随社会发展，经受时代考验，涌现出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姹紫嫣红开遍”，成为上海文艺界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然而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改革大

潮的袭来，戏剧界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面临着观众流失、创作乏力、人不敷出等多重困难。民盟中央原委员、民盟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委员会原主委、沪剧名家茅善玉，民盟市委原委员、民盟上海文广集团委员会原主委、评弹名家秦建国都在这一时期走上了行政管理岗位，率领剧种在逆境中艰难突围。他们在现场讲述了当时如何大胆改革创新、让传统艺术焕发新的生机。

茅善玉曾担任上海沪剧院三团团长，团员都是“74 级”的同学。“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的演出常常一票难求，热情的戏迷甚至还会通宵排队，收入也随之减少……”但茅善玉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她师从民盟前辈丁是娥，与丁老师同台演出前去家

里单独“磨戏”的经历让茅善玉至今难忘：“丁老师拿着剧本，全神贯注，音乐就这样流淌出来，我听得几乎走不动路了。我想，我将来也要成为她这样的好演员，我也要谱曲，让沪剧的味道流淌出来。”

秦建国 18 岁考入评弹团学馆，后来担任上海评弹团团长，亲历了评弹团经历的起起伏伏。“好在每个行当总有几个‘死心眼’，这些坚守下来的人，就是可贵的种子。”“74 级”评弹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坚持了下来，一直唱到退休。他们还培养了许多学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秦建国说。

作为中青年代表，民盟市委常委、民盟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委员会主委、京剧名家傅希如在本届文化讲坛上向“74 级”前辈艺术家表达了敬意，并畅谈了

自己对戏曲传承与创新的思考。

上海戏剧学院盟员、演员胡歌也向文化讲坛发来祝贺视频。他说：“‘74 级’前辈不仅是艺术的传承者，更是时代精神的参与者、构建者。今天这不仅是一场庆祝，更是一次学习、一次心灵的洗礼。”

同为“74 级”学员，民盟市委原常委、民盟中福会儿艺总支原主委、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名誉院长蔡金萍因为有演出不能来到现场，但仍在演出空隙观看直播。她感慨：“50 年前进学馆的情景历历在目。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74 级’这群人为各自的剧种贡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感恩我们遇上了一个好时代，感恩遇上一样好老师。现在这群人也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民盟书画

盟员李前的油画作品荣获“中国美术奖”金奖

日前，第四届“中国美术奖”获奖作品公布，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民盟盟员李前创作的油画作品《工人是“天”》喜获金奖。

“中国美术奖”是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性美术专业奖，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获奖作品从每五年一届的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产生。第四届“中国美术奖”在“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入选作品中共评选出 40 件获奖作品，其中金奖作品 9 件、银奖作品 14 件、铜奖作品 17 件。

李前，1964 年生于山东，2010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现为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曾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第十一、十二届上海美术大展暨白玉兰奖优秀作品奖、佳作奖等。

李前其他的代表作品还有《支部建在楼上——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党建生活纪实》《光明在前——中共七大召开》《芦荡火种》等，多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油画艺术馆、上海美术馆、山东省美术馆等机构及海内外人士收藏。

史使命。画面描绘了李大钊对工人阶级的重托和对革命胜利前景的展望，以及工人阶级在得到激励后所产生的积极精神。

在这幅作品的创作中，李前十分注重对李大钊形象的刻画，无论是其外在形象特征还是内在的精神气质上，努力去表现李大钊的内心世界。另外，李前也下了很大功夫去刻画和李大钊在一起的学生和工人的形象，特别注重他们和李大钊的情感互动以及他们的个性塑造和他们之间的组合。“因为这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李前说。

在环境与道具的设计上，李前服从主题的表现，比如铁路工人手里的号志灯和李大钊手里的《共产党宣言》，占据着画面左右两方的黄金位置，有着极强的视觉吸引力。同时，它具有深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照耀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前进的道路。

在色彩的运用上，李前也做了一定的设计，把画面设计成灯光下的效果，整个画面呈一种暖棕色调，有种电影制作后期着色的感觉。“在春寒料峭的夜晚，中国最早的铁路工人和李大钊先生中都怀揣一股暖流，共同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理想的未来抱有热情的期望——而这一切正是我所要表现的。”李前说。

李前对于此幅作品能受到众多专家同行的肯定深表感谢，并表示在艺术研究的道路上，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未来他要认真听从来自各方的意见，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以奉献社会、服务人民。



▲《工人是“天”》（油画）李前 180x230cm

海上评谈

《男版天鹅湖》的启发

●费元洪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十多年前，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在上海已非常知名，一度剧场只要演《天鹅湖》，票便很快售罄。这被媒体认为是改革开放多年后的上海观众追求高雅艺术的明证。但有趣的是，《天鹅湖》之外的其它舞剧，就没被追捧的好命了。因为当时大多数民众只知道一部“必看”的《天鹅湖》。

就在当年一片古典《天鹅湖》的氛围中，在上海街头巷尾的碟片摊头和店面里，却悄然出现了一张画面奇特的碟片封面。那是一个上半身赤裸、张开巨大双臂、仰头盯视你的男人，仅是这个男人的头部，就占据了画面的五分之一。他的表情是严肃的，眼神是犀利甚至可以说是凶悍的，不禁让人为之怔。然后，我们才注意到这个男人的腿上竟沾满了羽毛！原来，他是一只鸟！因为这画面太有冲击力，让每一位翻看 DVD 的人都禁不住拿起来看一眼。舞剧的中文名，赫然写在凶悍男人的头顶，叫做《男版天鹅湖》。

我难以忘怀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用 DVD 看完《男版天鹅湖》的感受，心

想《天鹅湖》还能这样？！故事全变了，但又那么合理，那么当代！男性天鹅所释放的雄性荷尔蒙，除了美和力量，还有一种独特的性感。音乐与故事和人物是完美贴合的，就像是这部戏而原创的音乐作品。我想，柴可夫斯基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惊掉下巴吧。

我不知道《男版天鹅湖》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叫出来的。直到多年后，当我见到原版创作团队时，用英语向她们说起《男版天鹅湖》（The male version of Swan Lake）的时候，她们竟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原来，《男版天鹅湖》的名字一直以来是中国人自己的“杰作”，外国人全不知晓，要想准确地和老外提及这部作品，必须说是马修·伯恩的《天鹅湖》。

从那之后，马修·伯恩就与上海文化广场结下了缘分。2014 年，我们首次引进了马修·伯恩的《男版天鹅湖》。那时上海的古典《天鹅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火爆，可能上海观众在被各种版本和品质参差不齐的《天鹅湖》轮番轰炸之后，终于有些看腻了。果不其然，

《男版天鹅湖》的上演如横空出世一般，让上海观众大呼惊奇，仿佛一个夜晚的一部作品，就让现场的观众从古典步入了当代。伴随那些演出的日日夜夜，我的心绪也激动难平，王子的孤独与无助，他对男天鹅的依恋与绝望，好几天都如梦般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男版天鹅湖》也一口气在上海连演了 13 场，创下海外舞剧在中国的连演记录，该记录保持至今。

马修·伯恩自《男版天鹅湖》之后，便声名鹊起，他的每一部舞剧似乎都延续了这个模式——颠覆传统故事，沿袭经典音乐，凸显当代审美与心理价值。马修·伯恩为世界舞蹈界注入了全新的动力和视角。与其说他是编舞，不如说他是编剧和导演，以及一位卓越的音乐品鉴师。

马修·伯恩在艺术上独树一帜，难得的是他还非常照顾大众的观感。他深知打动人心的故事和舞美节奏的灵动，对普通观众多么重要。在马修·伯恩的舞剧作品中，你找不到一个不挑战常规价值观念的故事，找不到一个舞美长时间停滞的场景，更不会有音

乐的冷场。如果只看舞台画面，你甚至会觉得它与一部音乐剧的唯一差别就是没有开口歌唱。

自 2014 年《男版天鹅湖》之后，上海文化广场连续引入了马修·伯恩的《睡美人》《灰姑娘》《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睡美人》被改编为歌特式暗黑童话，《灰姑娘》把故事背景放在二战时期的伦敦，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则发生在少年管教所里。作品的共性是一致的，那就是——颠覆传统，映射当代。马修·伯恩并非舞蹈专业出身，他 20 多岁时才决定踏入舞蹈界，其勇气、创意和成就就令人赞叹。

由此可见，经典艺术的更迭与改编，事实上已经是当代艺术家必须的“作为”。时代在变，价值观在变，人群也在变，经典的意义绝不在于原封不动，而在于如何伴随时代审美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焕发新意，老树生新芽。我想，这就是马修·伯恩的舞剧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总支部主委）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离东海 2 公里的远郊小镇记录了我 18 岁之前的时光。有那么几次与大海有关的记忆，一次是小学五年级，学校组织大家去海边野炊。对于农村孩子，野炊没有难度，但我们几个镇上孩子，背着父母隔夜替我们准备好的食材和一口大锅，千辛万苦地徒步到海边，在荒凉的滩涂上找石块搭灶，到处捡柴草，终于在农村同学的帮助下，勉为其难地烧开一锅水，把预先包好的馄饨煮成一锅面糊糊，愉快地喝了下去。另一次，是高中，临近端午节，我和同学结伴，骑着 28 寸的大自行车去海边摘芦苇叶，晚上借住在一所海边乡村小学，用新鲜芦叶包粽子。我还背去了我那架 64 贝斯的百乐牌手风琴，夜深了，粽子在乡村小学的土灶上煮着，我们在五月的夜色中唱歌，我拉着手风琴，我们反反复复地唱着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在我的记忆中，大海永远隐匿于芦苇与滩涂之后，那是我们童年的海，海水和滩涂一律呈现出泥浆的颜色，没有金色的海浪，没有金色的沙滩，只有很远很远的几个小黑点在泥浆色里翻滚，像飞蚊症患者眼里扑闪的影子，大人说，那是出海的渔船……好吧，这里的主角，是芦苇，它们像无边的森林遍布视野，浩瀚而又沉闷，烈风让它们向同一个方向倾斜，而我的头颅，也在海风的侵蚀下生出隐隐的疼痛。

当然，我们也会下滩涂，试图靠近泥浆色的大海。可是必须穿越无边无际的青纱帐，成年人总是告诫我们，往前走三步，必须回头看一眼身后的海堤，倘若芦苇尖上只剩下浅浅一条陆地的薄边，那就必须回头，回到岸上去，要不然你会迷路，你会死在青纱帐里……海，就是以这么强悍而又蛮横的样子占据着我的记忆，它不是传说中的大海，也不是课本里、电视上的大海。

成年后，我在青岛和大连看见了蓝色的海、金色的沙滩、黑色的礁石，以及停靠在码头边的巨大的、货真价实的渔船。这才是真正的大海啊！那时候，我竟有些自卑地想。

三年前的初夏，我回到了我童年记忆中的海边，正是端午时节，我想去滩涂上看，是否还能摘到包粽子的芦叶。很遗憾，我没有找到芦苇，原来的滩涂，很大部分成为国际机场的跑道，铁丝和围栏挡住了我的去路。可以到达的海边，也已成为海滨游乐场，滩涂上铺着从别处运来的金色沙子，海水竟比过去湛蓝几许，沙滩上还散落着很多色彩缤纷的遮阳伞，大海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时尚样子。

午间，同学带我去附近的“渔村”吃饭，据说，这里曾经世代住着渔民，只是如今已经成为旅游景点。靠海的饭店，我们坐在窗口的餐桌边，餐厅里还有一桌客人，三五个男人，当地口音，他们互称“X 老板”，他们喝着本地产的黄酒，谈论着与房地产、股票、贸易相关的“生意”。窗外，是初夏的海，湛蓝的海水，金色的沙滩，它不是我记忆中的海。彼时，我发现，我正在怀念小时候泥浆色的滩涂，以及原始森林般的青纱帐。那种荒蛮，那种沉闷，那种令人迷失方向的浩瀚，那种无所顾忌的天然，那种因野性而令我头痛发痛的大海，已经找不到。

世界变得有些快，渔村里的居民似乎不再以打渔为生；端午节的粽子促销活动令人眼花缭乱，我们无需再去滩涂上采摘芦叶来包粽子；在海边，你再也捡不到搭灶的石头和点火的柴草，但可以租一个烧烤炉，野炊成为简单而又高效的游戏；夏天的夜晚，演艺公司邀请明星来开沙滩演唱会，高科技的灯光和音响让大海深深地沉默，没有人会背一架 64 贝斯的手风琴，在夜下反复唱那一首歌：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那片荒凉的大海，泥浆色的滩涂，一望无际的芦苇，正越来越遥远。而我，终还是不敢确定，是不是衰老，正让我变得如此怀旧？

（作者系民盟金山区委员会盟员）

书斋雅趣

今年超长的酷夏，几乎看不到任何过渡，就断崖式地来到了深秋。桂花猝不及防，来不及酝酿，于是申城的中秋完美地错过了满城桂花香。但是只有人负花，没有花负人。大半个月后，在些许期待、些许担心中，桂香终于弥漫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不大而美，只小而香，低调、含蓄、利他，桂花最契合中国人的价值观。于是诞生了许多的桂花诗词，于是桂花的香成了中式的香。



▲韩可胜 摄

先看形状。“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出自南宋的朱熹。孔孟之后，朱熹是影响现实世界最深的一位哲学家。但他也是一位文学家，短短十个字把桂花的形态白描到了极致，简直就是诗歌里面的超写实主义，那深厚的文字功力透过纸背。

再听神语。在中国，有“花仙子”之说，许多花都被神化了，桂花是最被神化的一种花。中国人都相信，那一轮圆月上的影子，就是桂花。唐代《酉阳杂俎》记载了吴刚伐桂的故事。中唐白居易说“天风绕月起，吹子下人间”；南宋杨万里说“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广寒宫是嫦娥的住处，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是两个本不相干的事情。他们都在月亮上，一个住在宫里，一个在外“劳动”——无效的伐桂，任凭怎么砍，创口立即长好。对了，他们各有一个跟班，嫦娥的跟班是玉兔，吴刚的跟班是蟾蜍。

关键是意境。中唐诗人王建《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前三句大家都懂，第四句，古今人都说好，都说不同的好。我只觉得深情、情深、有一唱三叹之味。同样的桂花，有人深情咏叹，就有人不动声色，比如盛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那份最幽深的禅意，不愧是出自“诗佛”之手。南宋有两位女词人，最著名的当数李清照，“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把婉约词写成了豪放词。真正把桂花写到婉约深处的是另一位女词人朱淑真，同样出自仕宦之家，更加婚姻不好，郁郁终老，父母将其作品付之一炬。“一支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美人采得一枝桂花，放在书窗之下，是人香，是书香，还是花香？恐怕都是。一个温顺雅致的读书女孩跃然纸上。朱淑真更为著名的一首诗，写的是菊花：“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透着不屈和抗争，也是她悲剧人生的象征。

赏桂胜地首推杭州。唐代诗人、武则天时期的宠臣宋之问，在灵隐寺写了一首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前两句大气磅礴，后两句空灵缥缈。这么无缝衔接，只有大诗人才能如此驾驭。白居易北归之后，写了三首《忆江南》，大家最熟悉的是第一首，“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第二首写杭州：“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灵隐寺的桂、钱塘江的潮，成为千百万杭州景致的代表。写到这里，我要亮出我最喜欢的桂花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作者是北宋大词人柳永，题目叫《望海潮·东南形胜》，这首词大开大合，波澜起伏，铺陈罗列，写尽了杭州的富庶和繁华，是我和女儿共同最喜欢的一首词。“三秋桂子”几乎成了桂花的通用语。遗憾的是，据说金主完颜亮，也是一位风流倜傥、志大才高的诗人，读到这首词，动了投鞭南下之志，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南宋诗人谢驿作诗说：“谁把杭州曲曲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乔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

（作者系民盟浦东区委员会委员）

遥远的海

薛舒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词亦如桂花香

●韩可胜
上海江东书院创始人